

沈雲龍選輯

明清史料彙編

集 六

第七冊

文海出版社 印行

昔板山楊公疏出嚴氏父子即借疏中二王語殺之夫罪案取之疏中猶近似今大洪楊公二十四罪之疏出始則借移宮案後復借封疆案題目愈大假托愈巧而事情愈遠伎倆愈窮又向者嚴氏父子所竊笑也誰為逆璫畫此者然為逆璫計自不得不出此外庭何為亦復爾爾甚至有奏稱其家不貧請立循環簿嚴比其妻子者不知下筆時亦曾念及天地間尚有所為天道神明不然小人之自為計亦不得不自此彼一時也崑崙之火正烈舉國之泉盡狂此皆尋常事何足異又何足責惟當此時而突有一意表行事者出焉如羣梟一鳳衆虎一麟自不禁目奪心駭矣今雖聖主當陽幽沉畢照而邪說之習染猶

深公論之明晦各半正占風者徘徊觀望之時乃太
守胡公甫下車即為之傾囊贖宅捐俸建祠且錄忠
烈實蹟壽諸梓以昭揭千秋其以義殉友一如楊公
之以忠殉國者然回視椒山廷杖下獄時刑曹有年
譖至不許扶掖以行者何如蘇文忠公嘗嘆士大夫
爭半年磨勘殺人亦為之至于今而殆又甚焉前德
安太守李公應山令君夏公皆能掀翻此案其見于
給諫閣公所表章者斯已竒矣今更有如胡公者何
聖賢豪傑之偏萃此一郡也楊公令常熟時永操異
政業已衙官卓魯伯仲夷齊被逮之日合郡士民哭
聲震野官箴鄉評不止忠犯逆璫一節得非天鑒素
行有所假手以慰藉之耶世之成敗論人者謂逆璫

之禍以有激之而成夫使果由激之而禍成則宜媚
之而禍解何以諛言日進而手愈滑禍愈酷也彼王
莽時止聞有頌之者不聞有激之者何以竟移漢祚
且曹節輩之不至為莽又安知非節義默維之力哉
從來趨彼一途者原自不少何不存此一種以稍分
其勢而復作如是觀以摧折之將令舉朝盡化為彪
虎孫孩而後可乎嗟乎乾坤有盡正氣常新河岳星
辰誰非實錄其托梓以傳者猶一吷耳先正有節婦
吟云爾輩借將扶世教妾心原不願忠臣容知此錄
傳而楊公不益淒然于地下也

崇禎元年七夕信天居士梅之煥頓首謹題
竊惟取義成仁英雄立慷慨之節礪世磨鈍師帥實

風化之標若有忠弗闡有節弗揚雖聖王無以易世而取忠導順取節導廉即叔季可以還淳如今上所贈卹應山總憲楊公諱漣者性篤忠貞長多奇節當鼎湖顧命之日拚七尺以酬知及權璫播虐之時誓九死而解悖今讀移宮之疏精誠可泣鬼神覽聲罪之條忠義直貫金石雖罹禍不測而矢志無他沉痛三年聖明出而忠邪立剖洗冤一旦恩綸渙而人鬼交懼此疇非從孝弟之良率性而出豈別有隱恠之術旁行而流純此念即大聖大賢而雜此心即可奸可佞葆此性則真英真傑而斷此脉則為獍為梟從來節述逢干只此寸腸激烈穢流督萬無非片念沉淪故興起于前徽不若觀感于近哲提醒

于行素何如觸目于典型是用捐俸建祠借公砥世
先為湊鐸以贖其五畝之宅次為授梓以傳其千秋
之神更將集輓計于鉅公討悲訶於志士庶可以鼓
吹靈瑣羽翼騷經使凡民知致命原非奇士求仁只
在存心唯妻子厚而君父薄斯身家重而道義輕苟
借影以鞭策遂染時而薰俗是表忠旌節慰公之愴
巨痛深者猶小而勸忠勵節賴公廉頑立懦者甚大
也惟是事闢風紀合請命于上臺若非典出皇
恩敢阿私于年譜

崇禎元年五月知德安府事巴蜀胡繼先書于四虛
公署



楊大洪先生忠烈實錄

廣漢年弟胡繼先肖山甫編

海虞門人毛鳳苞子九甫訂

謹按楊公諱連字文孺號大洪謚忠烈德安府應山人登萬曆丁未進士初授蘇州府常熟令癸丑考選清官第一擬戶科給事中遷兵垣都諫厯事三朝軍國大儲多所論定庚申九月當光廟不豫疏明聖體違和之繇特鑒忠直三蒙召見親承顧命于御榻之前時熹宗勢處孤危公倡議先移宮後登極值宿宮門伺察非常六日鬚髮盡白宗社賴以奠安羣小因而生忌公不

屑與較予告歸里每聞宮府有可異事輒憤惋推案起曰吾必請誅此奴以報先帝癸亥起用除陞禮科都賀客踵至公子之易等有喜色客退公呼諸兒謂曰兒曹何癡而以而父進賢冠為而作馬牛者耶今冲聖子立所在伏戎外有口口內有逆豎疆場宮府皆我之死所也憂且不暇何喜之有聞者駭之公獨處東齋每焚香設位遙叩光宗皇帝曰臣受知最深受託最重今國事至此臣罪當誅拙戇愚生恐不能為報語訖輒搥胸涕下因念老母未終養子女尚未婚嫁只此久願遂密致戚友陳愚王延世劉應遇徐養

量蕭毅中傅淑訓等分屬後事每自笑曰楊連這番出山不知歸路是如何也其矢志蓋非一日矣尋以奉常卿赴
闕歷陞都御史目擊魏忠賢客氏專擅益無忌致有謀皇子殺貴妃等事此時不言迨至逆謀已成請劍何及無使天下後世笑舉朝無一人有男子氣遂聲罪首攻于甲子六月初一日有二十

四罪之奏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連謹

題為逆璫怙勢作威專權亂政欺

君藐法無日無天大負

聖恩大干

祖制懇乞大奮

乾斷立賜究問以早採

宗社事職惟

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其在

內廷祇供使令洒掃之役違者法無赦故在內官

惟以循謹奉法為賢

聖子神孫相守未敢有改雖有驕橫恣縱王振劉瑾

其人旋即誅戮故

國祚靈長至今豈意

聖明在上乃敢有肆無忌憚濁亂

朝常罔

上行私傾害善類損

皇上堯舜之令名

釀

宗社無窮之隱禍如東廠太監魏忠賢其人者舉朝盡為威刦無敢指名糾參職實痛之職前以兵

科給事中親承

先帝之命輔

皇上為堯舜之君言猶在耳今若亦畏禍不言是職

自負忠直初心并負風紀職掌負

皇上起職田間

特恩他日何面目以見

先帝于在天謹撮其大罪之著者二十四款為我

皇上陳之忠賢原一市井無賴人耳中年淨身夤入

內地非能通文理自文書司禮起家者也

皇上念其服役微勞拔之幽賤寵以恩禮原名進忠改

命令名豈非欲其顧名思義忠不敢為奸賢不敢為惡哉乃初猶謬為小忠小佞以倖

恩既乃敢為大奸大惡以亂政

祖宗之制以票擬託重閣臣非但令其靜心叅酌權無旁分正使其一力擔承責無他却自忠賢專

擅

旨意多出傳奉傳奉而

真一字抑揚之間判若天淵傳奉而偽誰為辨之近乃公然三五成羣勒逼講嚷政事之堂幾成閑市甚至有徑自內批不相照會者假若夜半出

片紙殺人

皇上不得知閣臣不及問害豈渺小以致閣臣鬱鬱嘆悶有堅意求去者壞

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也舊閣臣劉一燝冢臣周嘉謨同受

顧命之大臣也一燝親捧

御手首定大計嘉謨倡率百官于松棚下義斥鄭養性立寢后封以清

宮禁

皇上豈遂忘之忠賢交通孫杰論去急于剪已之忌

不容

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

先帝彊年登極一月賓天進御進藥之間普天實有
隱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禮臣孫慎行也明萬
古綱常之重者憲臣鄒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
告病去一則嗾言官論劾去至今求南部片席
不可得顧于護黨氣歐

聖母者之人曲意綱繆終加蟒玉以贈其行是何親
于亂賊何仇于忠義偏不容

先朝有痛念弓鼎之老臣大罪三也王紀鍾羽正先
年功在

國本及紀為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為司空清修如
鶴忠賢一則使人喧嚷于堂辱而迫之去一則
與沈淮交搆陷之前籍去至今請一復職起用

不可得顧于柔媚善附之人破格點用驟加一品以歸是真與我善者為善人與我惡者為惡人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

朝之直臣大罪四也

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孫慎行盛以弘更為他辭以錮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妄預

金甌之覆字竊作紹座之私情大罪五也爵入于

朝莫重廷推出歲南太宰北少宰推皆點陪一以蓋枚卜點陪之案一以伏借用為逐之奸致一時名賢不安俱去顛倒有常之銓政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也

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鄭鄧熊德陽
江秉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暘賈繼春等九人
抗論稍忤忠賢傳奉盡令降斥屢經

恩典竟阻

賜環長安謂

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饒大罪七也然猶曰外
廷之臣子也上年

皇上南郊之日傳聞

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荷

皇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己驕橫狀謀之私比託言急
病立刻掩殺是

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猶曰無名封也